

## 第十八回 高秋岳君子心義送雲娘 宋狗腿小人情周全泰定

詩曰：

十年多難與君同，幾處移家遂轉蓬。  
白首相逢征戰後，春光已過亂離中。  
行人杳杳看西月，歸馬蕭蕭向北風。  
汴水楚雲千萬里，天涯此別恨何窮。

卻說楚雲娘、細珠因尋慧哥到了東京，寄養在給孤寺，與蔡太夫人作伴，吃那些寺中米粥，不覺一年有餘。幻音打聽著他師兄幻像已還俗嫁人去了，自己又回武城。只落得雲娘在京各處打探，並不見慧哥蹤跡。雲娘幾番要死，又怕慧哥還在，因此柔腸牽掛；待要回家，那得盤纏，況且沒有幻音領著，路上如何行路，因此愁成一病。正遇瘟疫大行，東京之人十死七八，幸虧細珠捧湯捧水，過了一月才得平安。

那蔡夫人又病了，八十餘歲的人，又沒人伏侍，雲娘終日替他煎湯捧藥，到像服侍公婆一般。可憐老人命壽已盡，到了半月以上，嗚呼哀哉。這老夫人生經宦地多榮貴，老死空門少子孫。一時間，忙的個寺里長老心焦，沙彌步急，說道：「這老夫人又無子女親戚，棺槨衣衾從何而來？」忽然想起：「他家總管高秋岳，先同蔡太師流貶在江西，後來把他取回正法，高秋岳替他收葬已畢。因金人亂了東京，就投在張邦昌衙門裡，做了個書辦，依舊體面起來，決不知他家太太在寺中。快使人傳與他知，必然來此照管。」即時使小和尚找到府前，問了他家，叫開門。秋岳見個和尚，只說是化緣的，才待問他，只見他說：「蔡太師家太太在寺裡故了。」這高秋岳雖久在權門，也還有些人心，即忙取了幾兩銀子在身邊，往寺裡來見。長老接著，細說一遍，才知道太夫人已住了數年有餘。到了延壽堂中，老夫人停在牀頭，穿著破布百衲的皂直裰，項下一串菩提子的數珠，面色如生，如坐化的一樣。不覺悲啼落淚。焚香叩拜已畢，取出十兩銀子，買口鬆板壽器。忙了二日，把太夫人送葬於寺後，待太平再回舊家墳墓。

到了送葬於寺後，有婦女二人扶棺痛哭，高秋岳身披重孝，不及細問。喪事已畢，細問長老：「蔡宅經此抄籍，全沒親戚在京，此是何人，哭得哀痛的好不急切？」長老細說道：「是前年有一武城縣人，說是他丈夫舊日做過提刑千戶，來此找尋兒子，不能回家。和老夫人在此作伴，已近一年了。因此悲痛。」這高秋岳一聽說武城縣提刑千戶，就想到：「南宮親家是我好友，莫非有些來歷？又不知大亂以後，他家消息何如。」因請雲娘出來，要面謝送喪之情。雲娘原不知是高秋岳，只是出來相見。秋岳行禮拜謝，因問雲娘何事到此。雲娘淚眼雙垂，因說係武城千戶南宮吉妻楚氏：「自先夫死後，止有一子，因遇亂分離，聞說擄在東京，一路尋來，得遇老夫人收留作伴，就如母子相似。如今夫人既去世，我是個外路婦人，也不好在此久住，只得別尋去路。又沒個男人，如何回去？」說著，淚落如雨。秋岳聞言已畢，上前深深一揖道：「老盟嫂不知，我就是高秋岳。當初南宮親家在世，俺兩人親如兄弟，義比雷陳，怎麼知道今日老嫂流落到此地。既然相逢，一切事俱在小弟身上照管，今晚便使人接過去那邊住宿。」雲娘也就如久旱逢甘雨一般，上前又謝了。秋岳一揖而別。到了家中，和老婆說了一遍，甚是悽慘，說：「這等一個富家，如今妻離子散，在個寺裡吃粥！你使迎兒先去看了，再自己去迎他來家住幾日。送他回去，得個伴才好，只找不出這個人來。」高秋岳極有道理，打掃一個院子、一間淨房，安置雲娘。

卻說雲娘見了秋岳，不覺喜出望外，和細珠商議說道：「只怕他是京師人，做個虛體面，如肯來照顧就好了。」細珠道：「如今人有良心的少。一個屠二沙嘴，日日受咱家恩，到了難中，還不肯借出一個錢買個饅饅給慧哥吃，休說人生面不熟的一個京裡人。當初為宋小江家閨女，結的是乾親家，如今小秀姐又回去另嫁了，和咱甚麼著急的親？」一言未盡，只見一個盤頭的丫頭，捧著一盤子大米，又是一盤點心、一盤豆腐干進來，見雲娘，磕下頭去，道：「俺奶奶待來看大奶奶，天晚了，明日來，使轎子接過去。」雲娘忙忙的收了，賞了他五十個錢，說：「多多拜上。」丫頭去了。

明日，秋岳的娘子坐了一頂小轎，又抬了一頂空轎來接雲娘。進的寺來，先使丫頭來說。雲娘迎出去，見高秋岳娘子四十餘歲，白淨面皮，腰粗背厚，胖大身體。上著天藍雲緞衫子，下係白雲拖地錦裙子，兩隻小小鞋兒，說的一口京話，滿面和氣，進來討要行禮。雲娘不肯，平拜了。細珠前去問長老討了茶來吃了，即時請雲娘同行，親家長、親家短，一似熟了幾年的一般。雲娘只得去謝了長老，同細珠上轎，往高秋岳家來。

秋岳在門首迎候進去，作了揖道：「親家只管放心住下，我一邊去找公子的信，一邊打探有上臨清的好船，好送你回去。只要個伴去，我才放心，不然我就使人送去也不打緊。」雲娘千恩萬謝。秋岳不好陪，辭別出外而去。有詩單贊秋岳的義氣：

莫道長林霜雪深，一枝猶有歲寒心。  
平君好客知誰是，多半悠悠行路金。

高大娘和雲娘吃了茶，就炕前放下八仙桌子。知道雲娘吃齋，兩碟甜食——冰糖、黏的茶葉，兩碟細果——龍眼、核桃，大娘子使箸送過來，雲娘也沒動；就是四大碗素菜——一碟油醋燒的白菜、一碟醬炮麵筋、一碟油炸的水茄、一碟炒香椿；兩盤油餡卷子，又是兩大碗蒸的粳米飯，一道粉湯。雲娘吃飯，細珠自去廚炕上吃去了。飯畢，大娘子讓雲娘過東屋後一個獨院子，三間正房、一個葡萄架，好不清雅，鋪設的桌椅牀褥件件俱有。雲娘看看高秋岳家光景：

宅院兒不大不小，還有富貴家風；器皿兒有舊有新，多是亂離置買。冰山雖倒，門前車馬尚崢嶸；綿力猶存，眼底人情多樸厚。雖然僕役權門使，尤勝衣冠陌路人。

雲娘每日與高大娘說些閒話，才問道：「宋家孩子為甚麼著他回去了？」高大娘笑道：「親家，你還不知道，這丫頭一家沒個有良心的。他爺因沒兒尋妾，托著親家送將來。抬舉他的金燈樓環子、四季衣服，大皮箱盛著。因他老子來京投托，爹連忙拿出五百銀子來，著他開個銀鋪。不想因宅裡老爺有了本參著貶了，他知道俺家有了事，拐了銀子和女兒連夜去了。那件待他不好來！」雲娘說道：「遇見他在金兵的船上，和他娘在一處。」高大娘道：「這人終不得好，一處無恩，百處無恩，就是金兵也是個人，將來還作下了。」這裡閒話不題。

卻說高秋岳忽聞宗元帥的文書到京，要張邦昌上江南，請孟太后和這大小官人，並宮中器具都要上船。大船以外，少說也得百十隻上號船。高秋岳想了想：「和船家講了艙口，不拘那個船上，送到臨清。雲娘離家百餘里，就是他家武城縣了，又是官船，婦女極有體面。再沒這個機會好了。」忙來和雲娘商議。雲娘恨不得一步到家，找尋慧哥的信，忙忙謝了。高秋岳原有體面，又歷練事體，就和管船的太監說明，在第十二隻宮人船上給了一個艙，連米都舂公的，做了五兩銀子。雲娘還有幾根簪子，這一向盤費了許多，取出兩個金戒指約重五錢，金頂簪二枝重二錢，叫高秋岳去打發船錢。高秋岳那裡肯收，道：「小弟就窮，也還僱得起個艙，著你使錢，不如我不管了。」雲娘只得收回。到了臨行之日，擺了一桌素菜，與雲娘換了一身綢緞素衣，細珠換了布襖，送上了十兩銀子。高大娘子親送到雲娘船上。千恩萬謝，灑淚而別。

宮人上完了船，等太后的座船到了，才（隨）後次第而行，如魚貫相似，張邦昌的大官船吹打放炮押後緊隨。雲娘去了半月，離臨清三百餘里，忽然來報金兵從山東濟南破城了，來臨清要截取太后、宮人的船。唬得舂公不敢前進，就從小河口——有一條湖水通淮河——改了路，不走臨清，上宿遷、溧陽一路而去。這雲娘又不敢上岸，怕遇金兵，只得隨船南去，再作商議。正是：風飄蓬轉隨南北，人似鴻飛少信音。

按下雲娘南去不題。卻說泰定因南宮吉托夢，說是雲娘在東京給孤寺，要來京找尋，又到岑姑庵裡問信，留了話。那聾婆子聽了，只說泰定起了身，其實泰定各處探問，還沒起身。及至雲娘行後，又到庵裡去找，聾婆子又說：「雲娘、幻音一路東京去找你去了。」這泰定才往東京一路而來。正是茫茫大路，密密人煙，那裡去問？泰定真是義僕，若是別人，有了那宅子裡五百兩銀子，那裡成不的人家，還來尋那主母做甚麼。離臨清去了幾日，正行間，忽見金兵在河上擄人，泰定走得人困馬乏，那裡走躲。說不及話，被番兵趕上，叫他去跟馬，不敢不跟。他原心裡安排到夜間走了罷，不料夜間和拿的這些蠻子一條鎖拴著，交給一個鎖頭上的：「去了一人，那十人俱死！」因此走不脫。

到了天明，只見一員番將坐著帳中點名，打扮的好不齊整。泰定看了道：「不是別人，這不是宋二狗腿麼！他做了賊，幾時又投了金兵，做了將官？」心裡又喜又怕，喜的是：「撞了熟人，不肯擄了我，說的他心軟了，必然放我。」怕的是：「前番叫我入伙和他做賊，我半路裡走了，他又撞著我，倘一時怒起，要殺我怎麼處？」正是尋思，把頭扭著，只推不看見。那宋二早認的他了，笑道：「你不是泰交字麼？」泰定怕，跪下笑道：「今我又來央及你了。我因俺家主子沒有信，我怕你留我，才偷走了。如今俺主子在東京，要去接他去，千萬看些舊情。」宋二故意道：「我好好留你入伙，若你依我，你如今已做官了。你自去了，今日又落在我手裡。」因把牙咬著道：「拿了你殺了罷！」謊得泰定沒命，只叫：「宋爺饒命罷！千萬看俺宋大孀子面上，他老人家從來待的我好。」只這一句，宋二忍不住嗤的笑了，跳起來道：「你道不害怕，怎麼就是這嘴臉？」一把拉起來道：「我哄你哩。」謊得泰定只管哭起來了。宋二拿了一壺酒、一塊羊肉給他吃，那裡吃得下去。泰定才和宋二說，他因雲娘、慧哥不見了，找了半年才有了信，在東京給孤寺裡：「如今要去接他去。不為這主人家舊恩，那裡不是吃飯處？」我還求不出你這引進來。」宋二點了點頭說：「你還是個好人，也不枉了南宮官人家養你一場。我攬撮你去罷。」即向荷包裡取出一錠銀子來——有四兩，送與泰定道：「你往東京上去，怕明日打圍，別人撞著你，再不能勾脫手了。」泰定才謝了他，把羊、酒吃畢，如游魚脫網，抱頭而去。

不一日來到東京，問了給孤寺長老，說雲娘在高秋岳家接去了。及到秋岳家問信，他認得泰定，連忙待了酒飯，才說：「雲娘去了一月有餘，上臨清上岸，你快去趕。」這泰定長歎了一聲，只得再出東京，仍回舊路。正是：

北斗星稀，水底連天十四點；

南風雁杳，月中帶影一雙飛。

未知泰定趕上雲娘何處相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